宋書

二十七

宋書

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
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
蚤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孟昶死高祖
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
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
疾乃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
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
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
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
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
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
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
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
髮如點漆涉獵

羣僚莫及從征

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　曰公復有退
時不高祖欲以為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
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
時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
發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為右衛將軍尋
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
領兵為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
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季行重封鎮西

宋書列傳

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
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
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
豫給車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
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
政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

伏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
晦慮不得去甚憂遑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
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
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
部初爲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
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
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
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異以免
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

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
平中索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
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傳
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
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兵萬幼
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
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曠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
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
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

[illegible]西詞已定
[illegible]宗豈有上理晦尚謂
[illegible]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江
[illegible]內史程道惠得彭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舉
[illegible]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
[illegible]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
[illegible]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
[illegible]如程所說其事已制豈容復疑晦欲發奇蠻
[illegible]其著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養其乃立醫戒嚴
[illegible]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發屈卿以三千人

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無
[illegible]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
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養守城而
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勳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
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為司馬建
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
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郎世休收嚼
嚼子世平兄子著作正郎紹等樂冏又遣使
晦徐傳二公及嚼等並已誅晦并與羨之帝

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
高祖征討備觀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
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
曰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開政事
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
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天命臣與故司徒
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
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
感恩自厲送往事君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

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
國忘己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
曾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亦
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
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於昔天日
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
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
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
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

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闈墻禍成畏
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
懈為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群蠻清夷境內分
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
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
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録百揆翼亮三世年耆
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
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
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

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
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
翼命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
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偽
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
規筭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
知孰不為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
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尒而嬰
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為陛下未察

愚款臣去歲未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
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
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
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
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爽豈可顛
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
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
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
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

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
微臣冊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
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
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
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
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
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
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
息電斷之初竝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攄義夫之

慎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既擒其二脅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扳以順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為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很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旅首路緝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

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已蜀杜荊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畢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却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

必不自略罪人之黨措亂亡之役置軍則內
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聖上恐懃哀愍其罪
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刖麾宣示朝旨符到
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送若已猖獗先事阻
衛宜飜然背亂相率報頃大刑所加共恩曠
合傳亮三息特蒙全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
咸無所染況彼府州亦並列王職荷國榮在身
雖在外乃心辰極夫情貴速後機則凶遂使
王師臨郊雷電皆至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

州刺史蕭摹之已爲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
江陵晦並繫縶沒內貨以充軍資竟陵內史
殷道鸞未之郡以參議參軍以弟遜爲冠軍
竟陵內史總留任曰世猷以初建威將軍南平
太守劉粹若至周雍破之者即以爲龍驤將
軍雍州刺史晦率內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
津至于破冢旍旂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
不得以此爲勤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
爲輔國將軍劭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

故禍難存臻[illegible]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閒
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
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
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
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得不世之恩
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
還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
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多誣故不
具說王華賊亾之餘賞權之次先帝常見訪逮

慶有一分可取而華亦性凶猜多所忌害曇首
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
所啓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係得二公
又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覩政事求辭在
建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
言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
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秋當所講常不自[illegible]
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
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酣[illegible]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數年相傾有數
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罪屠
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
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
襲即日監利左尉靈檄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
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永集若使小人得
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
懼輒斜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亘用駟介蔽野
武夫驚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

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
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
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
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
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繼取道南蠻
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
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
守謝遯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
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靈應期步騎五

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王
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
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濬之步騎五
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並趨義陽守兵尚速指
景齊奮諸賢並固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
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至風而不待
勗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
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
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強唯宜速戰

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將大囊貯茅數千斛縣
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
焚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
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王弘欣於陳後擺
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
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臣聞凶邪
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
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
大明聚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告不作姦臣王

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
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
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
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
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
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
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
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
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

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
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
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
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
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
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
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
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
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內贊皇

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
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
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
動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
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
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
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
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辠天聽遐邇陳訴靡
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

隔夷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
恩幸闚望國權親從磐跱規自封殖不除臣等
罔得專權所以交結纔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
所構當以營陽為言廬陵為舉又以臣等位高功
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皃忘厥左道三王下機
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為己廬陵之
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
之有主臣何預焉焚廬陵為性輕險悌順不足武
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

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歆戮力皇家
盡忠報主君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
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
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
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
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
釁務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
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
於貞臣姦邁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

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
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
釁務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
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
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
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孥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
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既深家
庸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
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

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翦元凶
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
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
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
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秉四凶於
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
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
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
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

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以制持朝廷
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
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
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
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
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
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盤緣岸
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
上前後連咽西離阻無復鬬心臺軍至忌置

洲尾削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潛散晦夜出投
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
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
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
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
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兄子
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持之
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成主光順之所執順
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
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冑固清流而遠源樹文
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
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
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勳物贊帝
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
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鼎皇稟顧命於西殿受
遺寄於御牀伊懦劣於無節實懷此而不忘
荷隆遇於先主欲報於後王夏託付之無

勢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
光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湎荒普天壤而殞
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罷心
藉億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詠主尊而民忌
信卜祚之無疆國既危而重構家已亡而載昌
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廷之功以疏爵
祗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囋擁朱旄之赫煌
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桓桓厲薄弱以為政實
志貪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
逾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宋缺
其云裁痛夾輔之二宰並加辟而靡貸
哀弱息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痗伊荊溪之良彥
遠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沉覩理屈而莫言
皆義槩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艫之弈弈
陳車騎之轔轔觀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陳
庶亡魂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
殄銳敵皆湮勃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
氣有[illegible]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

風雨以動作我謀戰而不克復繼奔其蹤塵之
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豈
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隊識
得喪之所遭固當之莫無吝痛同悸之舊子據
遭罹之殃釁智未竭而擧頓力未極而退遽甚
同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惡詐孰[illegible]延之禍[illegible]
吾咎之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illegible]
性命之難遂乃寄繼於邊亭亦何悟矣天之備
艱危而是丁義聞之於晉詰功彌高而身彌[illegible]

甚則而幸免李穆宗而滅族周[illegible]
下蓄而靡難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illegible]
今憚而忍入為向[illegible]而莫復續無賞而震[illegible]
何方以自裝非硎石之圖[illegible]以取[illegible]
發繼於自古豈獨嘆於李叔能安親而揚名[illegible]
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吉[illegible]
歷世之平素忽咸滿而頓滅惟蒸嘗與灑[illegible]
一朝而永絕問廿[illegible]而為之寔孤人之險[illegible]
有踰於丘山雖[illegible]死[illegible]何雪羈角偃兮衡閭[illegible]

朋交兮平義雖屢[illegible]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但
憚耕兮從祿覩世道兮艱詖規志局兮功名每
謂之兮爲易今定謚兮圖[illegible]
待盡兮爲恥詹厚頒兮靡寘長揖[illegible]于謝爾
兮明[illegible]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illegible]盡兮斧斤
理命兮固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illegible]
[illegible]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爲則周超既降到[illegible]之
以象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illegible]之沙橋之
敗事由周超[illegible]之乃執之先繫[illegible]等猶[illegible]

於是與晦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illegible]
延秀周超賣幘賣應期蔣虔嚴于斯等並伏誅
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遷句詩曰偉哉
橫海鱗壯矣乘天翼一旦失風利翻爲螻蟻食
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illegible]涉太行
[illegible]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度登之殷道
[illegible]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illegible]
軍晦爲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illegible]夫及到[illegible]
從弟爲主田夫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illegible]

為晦領幢事既平恨本心之不遂
嘉之以其子懷福為衡陽王義
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蔡
祖嘉之後以蓋為長沙王義欣鑪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
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弩教所施事
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
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
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
道也自大祖臨務也典稍違綱以疏行法為
惠妨德言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
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
戚若有身爾盛言釁非國刑免書裁三帝客固
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
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之小事

宋書四十四

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
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
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
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
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
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二高祖謀討劉毅
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
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
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

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
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
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
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
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
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
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
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鵲洲
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

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
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覺襲鎮惡自豫章口捨
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
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
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
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
但云劉兗州云津戍及百姓皆言劉並奮實上妄
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
許蒯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

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在後顯之既
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挑戰且望見江津船
艦已被燒[illegible]天而鼓噪厭之聲甘無盛知非蕃
上便躍馬[illegible]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
至城江津[illegible]火燒矣入行令閉諸城門鎮惡
亦馳進軍[illegible]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
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
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
鎮惡入東門便直擊今平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

東從[illegible]猶有六[illegible]十餘人西將及能細[illegible]
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鬬至中晡西人退
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
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
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不信高
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皆平所桓謙為高
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
人助鎮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繫城
作一穴桓便先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

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illegible]將或有
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illegible]兵語衆並
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構一更許[illegible]前陣散
[illegible]斬毅勇無趙蔡毅左右[illegible]東西閤拒
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免金城開
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二更中率左
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
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
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

自是公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值鎮惡寧[illegible]
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軍人鬬已一日疲倦毅
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
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
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遠護軍
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
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
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聲援休
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

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
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
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
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illegible]岸擊之斬襄首
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
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
鎮惡笑曰但令我一日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
鎮惡鎮惡爲人彊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
[illegible]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蒯恩諸

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
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
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
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慤此遺黎志蕩
逋逆昔晉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安卿以開
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即不剋咸陽誓
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
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桓谷塢斬賊帥趙玄軍
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滻池造故人
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爲滻池
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
生擒之仍行弘農太守方執長驅徑據潼關僞
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嶮深上下高壘以自固鎮
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
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羙粟軍
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
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
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粮援時

高祖治河索虜屯陳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
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
軍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
義祖紹又病死偽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
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遣取之
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偽鎮北將軍姚彊
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
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先見艦
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士素無舟

楫莫不驚惋咸謂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
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
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
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illegible]長安城北門
外去家萬里而舫棄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
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
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
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
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一首六萬餘戶鎮惡

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
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
者眞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
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安
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
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
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
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

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眞爲安西將軍
雝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
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西虜佛佛彊盛
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三十一高祖既至長
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
義眞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免劉
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
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
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

不悅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
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爲田子所殺事在序傳
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鎮惡兄基
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
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
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illegible]目策名州府屢
著誠績荊南遘釁勢據上流難興彊蕃憂兼內
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
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

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僞后克
成之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召也近
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樸討賊既
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illegible]丁忽發狂易
奄加刃害忠勳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
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
鎮惡誠著艱難勳參前烈殊績未酬宜蒙追
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
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

戶謚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叡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旴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共

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陝雲臺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異弭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鉠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

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
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葬於
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
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
伐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illegible]居京口初辟本
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
抵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
至既平為鎮宣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
[illegible]
宋書傳五
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
內史以平桓立功封邑丘縣侯食邑五百戶復參
重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將中軍諮議參
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illegible]蕃等五十
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
韶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
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
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
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先封一等為伯減戶之

半二百五十戶賜祖子臻坐六門內乘輿白衣
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
冠軍將軍明年復爲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
如故鎮姑孰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
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
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 高祖受命以佐
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韶嗜酒貪橫所
莅無績上言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
特見寵養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
三六之 東 老 星 時 十五 十二 花華
[illegible]南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十國除
祖子臻臻卒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祖弟道濟並
別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人也名與高祖
同改稱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
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被參鎮軍軍事加寧
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蕃子龍
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剋之
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

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
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
閒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矛
旗賊遂奔走攻援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
洲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
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姑孰
告急績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
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
前鋒於南陵電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

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
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
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
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illegible]邑五百戶十年遷
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
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軍如故
明年高祖北伐彌以老號侍從留戍碻磝進屯
石門栢谷遷督北青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
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

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散　常侍二年卒官時
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持身儉約不營室宇
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
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
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
推先諸盛流並容之太尉袁[illegible]徐湛之東
陽州刺史顏立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
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臧質為逆召柳至尋
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永初中

為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施氏託
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
七八人匿不聞官為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
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
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
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
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
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

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邊警猺境內震開九年
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平郎將
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
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轂
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勤王每所
之造位在不踰已著皆東帶[illegible]六[illegible]謹退
類如此宋[illegible]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征北淮南
諸軍[illegible]軍南晉州刺史復徵爲度支尚書加
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鎮慎營此徐兗

[illegible]

青進[illegible]軍事申軍將軍徐州刺史[illegible]入廣
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
爲[illegible]增[illegible]千戶進號平北將軍[illegible]尚書
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illegible]將軍
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illegible]卒時
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謚曰肅侯子[illegible]願嗣世祖
大明初爲[illegible]將軍領石頭成事[illegible]客韓

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
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
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
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
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
白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
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
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
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

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
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
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
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
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
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
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
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
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

[illegible]
參世子征虜軍
兵參軍寧遠

永寧人河與朱超
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請榮祖曰卿以
[illegible]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illegible]以過此轉爲大
[illegible]於建威將軍既破長安姚泓[illegible]
[illegible]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illegible]
[illegible]自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內

史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爲世子中
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軍
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祖時居父
艱起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
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褊隘
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
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荊楚欲
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
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冠軍將軍

江夏內史太中大夫懷點子道球巴東建平二
郡太守道球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
大明中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計無
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
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縣
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
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
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脩道欲致長生迎
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

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
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
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
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illegible]也追贈冠軍
將軍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
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
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
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
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

[illegible]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腹
心之任泰始初爲太宗盡力遷衛將軍中護軍
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
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
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
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
謚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史晉安王
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
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

昇明中虞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
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即位爲武將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俊持節監河中軍
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
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
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
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義功
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
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

祖鎮京城轉滿軍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宗
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
欲謀毅衆並疑粹住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
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食邑五百戶母
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
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
還相國右司馬先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南差
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
邑千戶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

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豫司
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
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治有政績少
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沒虜趙炅
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等村
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
家男子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
作部粹坐貶號爲寧朔將軍時索虜
遣將軍李德元襲許昌殺偽潁川太守

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盟主斬偽征虜將軍
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太祖即位遷使
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
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
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
年討謝晦遣粹弟直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
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
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
沙橋為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
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為參
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
其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卒時年五十三
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
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
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為臨
州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
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

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比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語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為殖貨若万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諸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緩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万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万府又立治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為亂氐奴既懷恚忿因聚黨為盜賊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為五城令氐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為

福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
氏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
禁脫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
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
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既樂亂
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
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爲所殺賊
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

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並棄城
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
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僑舊人翕
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千六營以爲平
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兗道俗
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万屯城西
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譎詐聚兵頓
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
又羽儀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

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直于富貴若不從
即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袍空人也廣
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
牧建號泰始元年省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
驃騎將軍長沙王[illegible]廣自號[illegible]氐奴
[illegible]虜將軍梁[illegible]同黨[illegible]張寧秦州
刺史嚴遐前[illegible]養還[illegible]衆十餘万四
[illegible]城就道[illegible]謙張熙曰[illegible]此人來我
[illegible]自不復作賊道[illegible]兵參[illegible]裴方明任浪

[illegible]

之各將千餘人出[illegible]皆失[illegible]十一月方明
[illegible]後出戰破賊營焚[illegible]積聚[illegible]黨江陽人楊
孟子領千餘人屯城[illegible]道濟參[illegible]梁雋之統南
[illegible]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illegible]福要使入城
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即[illegible]爲主簿遣
子爲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
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
[illegible]力自固廣遣同黨去[illegible]玄子[illegible]攻晉原爲仲興所
[illegible]又遣帛氐奴攻之[illegible]戰[illegible]興軍敗及孟子

明[illegible]出東[illegible]而[illegible]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
西諸營[illegible]賊[illegible]於夫奔散道養[illegible]得七千
人[illegible]廣漢趙[illegible]別卒五千人[illegible]洛城初別
[illegible]熙[illegible]羅太[illegible]賊以九月[illegible]城
至十二月末[illegible]糧便盡方[illegible]將二千人出城求
食[illegible]匹馬[illegible]賊因追之來復大集方

明夜於城西[illegible]上[illegible]濟為設食饐不能食唯泣
[illegible]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
大丈夫小[illegible]何[illegible]賊勢既衰[illegible]兵垂至但今卿
還[illegible]賊即[illegible]左右數七[illegible]之賊城外云
方明已死可來取[illegible]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
[illegible]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illegible]
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云莫有至
者梁儁之訟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
[illegible]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

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
敗矣道濟從之即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
疾久汝等扶侍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息
喚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
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
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
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
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
相似者爲教令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

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
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
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
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六月平西將軍
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即
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
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
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
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

等攻郫剋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
隊主王盱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
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
縣廣等又移營屯箭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
勝追奔逕至廣漢廣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
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
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
州刺史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
度斬嚴遐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

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氐奴攻廣漢費淡督
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
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謙之道
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illegible]二千餘家逃
于郪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竄出爲寇盜不
絕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
討之軍次郪口帛氐奴斬僞衛將軍司馬飛燕
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郪山十四年四
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僞輔國將軍

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孝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奮之雖不任軍事事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

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土殘飢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扆南面比號軒犧莫不自謝風率由霸德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

無曹公英傑之響文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謐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興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旍旆所臨莫

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峻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眚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

戶為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宋書四十五

臣沈約　新撰

趙倫之

到彥之　闕

王懿

張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巉柳大破姚弘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霸城縣侯

要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世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毀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illegible]向秩次第所至[illegible]泊有詣

泰元年卒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爲寧遠將軍揔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

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復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興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元弟幽州

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爭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

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竝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

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剋及盧循寇逼敗劉毅於

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竝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承突乘我遠往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

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
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
冀州刺史為前鋒諸軍事寇軍將軍檀道濟
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
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蕃
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乘龍驤將軍朱牧
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拘衆
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
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

之事常人所駭今皇泰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
建業為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
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
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虎安北將軍與到
彥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兗既
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
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
冬合豈不能為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
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

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步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

卒謚曰桓侯奕於廟立門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為家僮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篤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白敞表獻誠款帝大說命署其明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為吳郡太守主謚為楊州召邵

[illegible]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輕淡
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
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
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爲
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載未反奔散之
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illegible]耳[illegible]荊州主簿
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
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船
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

宋書列傳六

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
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
邵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
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阻必宜遠慮
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
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
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
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
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

以觀其意既而祇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恇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太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季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

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馳使至帝元嘉五季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丹浙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無所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

絶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
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
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
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雝州營私蓄取贓貨二
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
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
果葦席爲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
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

唯得一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
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
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
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更爲於是名價
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以
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
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
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
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

中書郎敷小名[illegible]夏邵[illegible]名[illegible]文帝戲之曰[illegible]
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中書令
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
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
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
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
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
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
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

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
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
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
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來朞
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
居為孝張里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有
[illegible]益[illegible]元凶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
[illegible]
偉少有操行為晉琅

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枚嘗爲獨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蟇可療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

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田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至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正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云下官敢不高讀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扃嚴密不獲走耳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全所在其可

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乃止魏主既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平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又致鰥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閒道甚多亦

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絕
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
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
儀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
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
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
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爲鹽四種並
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立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

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
本不向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
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
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又北不乏良
馬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
武亦致錦二匹又曰知更須蜀甘若給彼軍即

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
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
即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里改服著黃袴褶
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驚目見者皆爲盡
命事立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
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

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閔
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
貨企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
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丞告暢暢陳
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
不可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
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
賞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
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

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子彊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內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弟悅取

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瑣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

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列傳第六　宋書四十六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有廟祐而謂魏爲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義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列傳第七　宋書

臣沈　新撰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寒而躬
耕好學初爲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
戰功又爲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乘縣來

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
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
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
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
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
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曾山城桓仙客守月壘
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冑陷二
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
走道規遣懷肅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子

月神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
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
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
肅額衆懼欲奔懷肅頭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
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
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偽輔國將軍
符嗣馬孫偽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軍
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
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淮馬

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
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桓石
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
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自
請出討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
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
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
嘉末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
凶義軍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狥前

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
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
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
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
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
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
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
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
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奐

見紀於前升鄉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眞道
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
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
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
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
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
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
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賊楊難當侵
寇漢中眞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

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眞道
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
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
長文冒尚朗並興工圖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
馬茂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皋蘭數
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符弘祖啖元等固守皋
蘭鎮世將軍符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
軍太將軍和言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
瀏水斷弘祖差二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遂至蘭

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和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
保蒲城難當遣寬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孰憲
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
至[illegible]難當席卷奔[illegible]方明遣康祖直趨百頃僞
丞[illegible]楊萬壽率二騎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戍
[illegible]當[illegible]

[illegible]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
西鎮百頃行至濁
道爲建威將軍雖
秦二州刺史方明

新不拜詔曰往季氐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衛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膺顯然近者協贊義舊乃心無替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守檢偽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並事著忠險蹤于子懷宜蒙旌敘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員外散騎侍郎訓附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宜並內徙可符雒梁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略氐人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誠力即戎著效臨時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于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爲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

平昌太守皆坐贓於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大夫父綽義旗後為給事中光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為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為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為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楊府兵戎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

石頭岸連戰有功為中軍咨議參軍戎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長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劉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為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

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
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乃見
聽未去任其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
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別封陽豐男子慧熙
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
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
俠結客於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
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
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

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
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眞侵
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
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
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
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
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
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
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

嘗時季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遣瞻青州刺史
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
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
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
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貴未久
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
于時逆徒寔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於向
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爲柔
六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爲謂

宜班爵土以襃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
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
有皐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彥祖子仰護襲爵
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
微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儋負
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季索虜寇青冀
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陣
又陳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

征虜將軍文宰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
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胡宰之
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
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宰之
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
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
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以誅司馬尚之兄
弟爲名宰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
陵太守置仗領兵而恭此舉使宰之爲前鋒太傅

宰之心不能平及恭以蒙戚自居甚相陵忽
會稽王道子與宰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
宰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
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
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
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朝廷雖無成
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
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
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宰之至竹里新

共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
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
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
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嘐
賊首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
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
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高雅
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爲援賊恩於
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
慮艱難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
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
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婬縱肆羣下化之敬
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
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
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
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
桓玄既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
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

政然後棄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
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
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荊南之勢雖無
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
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
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
後令我郡驃騎何遺敬宣爲任玄扳爲其府諮
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征
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

明旦值尒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
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
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爲玄所擒
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
高雅之等祖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
求救於姚興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
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遺孫無絡討冀
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
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鮮

畢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illegible]
尋夢龙土服之既覺喜曰龙者桓也桓
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
大帥免達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剋日舉
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illegible]
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
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illegible]
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
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
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爲
軍晉陵太守襲封武門縣男是歲安帝
年也桓歆率氐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
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illegible]
練固而還遷侯威將軍江州刺史敬
於高祖曰讎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
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僶俛即日
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之
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

□□□□□尋軍戎要用□□有□□□

雖失利退據因之尋即振復其年□□

□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于亮又遣苻宏□

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少世爲敬宣寧

遠人或以雄傑許之此敬宣曰人非常之

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

外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

陵其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

又言於高祖曰劉 敬宣父子忠國既

□宋書□之

十三

不豫義於孟將勞□方須敘報如敬宣

之在□□若使□居一不□□平生欲相申起者

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

爲失復爲江州亦所駭愕敬宣愈不自

安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字月

爲高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

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

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

□用前人□發調工巧造作□□

宣到郡悉罷私屯雜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不
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
令立功義嘿三季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
子博士周祇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
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
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兵無戍苦劫盜之
患亦爲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
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彈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

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舍護食
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發益土兵荒殘野
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子遺計得彼利與今行
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攻險用雪方降驅
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
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
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
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
有饑色況今浮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還

治不繼羅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illegible]也今[illegible]
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illegible]一匹夫
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
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
前無遲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
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
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脩之家
僅不雪不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
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

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
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監征[illegible]
諸軍事郡如故既入陝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
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
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田墊江
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
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
依軍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
敢[illegible]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illegible]多疾疫死者太

半引軍還誰縱送毛[illegible]門諸喪其妻女[illegible]處
茂母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
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二五年高
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
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
等奮鼓手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
領其衆圍廣固屢獻　略盧循過京師敬宣分
領鮮卑虎班突騎置　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
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

宋書傳七　十六

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
從高祖南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
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
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
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
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
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
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
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

文致爲戮已當入朝以廷議決之毅雖止猶謂
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
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荊州
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
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
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
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
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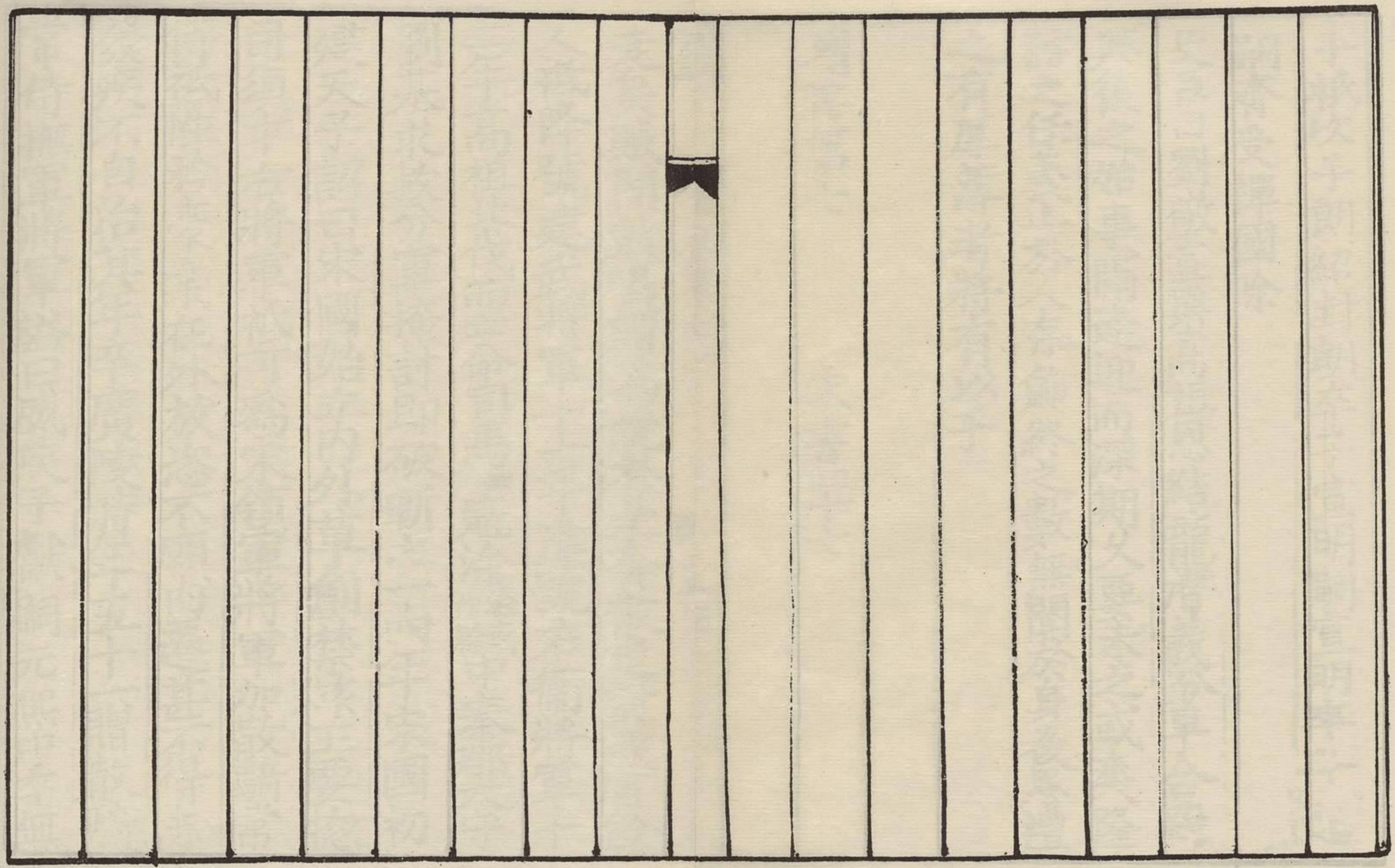
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
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
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
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至長民書高
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
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召晉宗室之賤屬也爲
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
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
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荊州刺史規據廣固舉

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
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府
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
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
隻甚屬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
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衷至高祖臨
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歆第二弟也
少為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

戰功優為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
武軍事至羅落檀馮之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
領兵配祗京邑既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隸
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
定道規遣祗征湓沔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
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
又為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
苻宏於湘東武陵內史庾悅疾病　道規以祗代
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戶五季入

為中書侍郎盧循逼古邕加輔國將軍領兵屯
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陵未發
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為輔國將軍宣城
內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
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
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
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聽事
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祗語左
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

走矣賊聞鼓鳴謂為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
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
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涂或作滁）中秦郡太守
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
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王要揔
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為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
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



子柢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illegible]

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草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率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列傳第七　宋書四十七

列傳第八　　四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朱齡石　齡石弟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袁眞將佐憲爲梁國內史斌爲汝南內史太司馬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

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眞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也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箸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illegible]齡

石個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初爲殿中將軍常
道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
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
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
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生武軍參軍遷武康令
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
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懼不能討齡石
至縣偽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
徒黨寵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

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
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
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
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
尋復爲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爲
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千
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
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
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愛之盧循平以爲

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
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分
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
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
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
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毅宣往
奉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
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
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三陵其計今以

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本此制敵之奇
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齡
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
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
熹朱林於中水取黃漢使鳥羽乘高樓十餘日
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
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
蔡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
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士季云見齡石至彭

將以賊水北地險卒眾多咸欲先攻其南齡
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
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
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
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眾軍奔會
正之走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
復 譙道福別 兼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
撫譙縱聞諸處皆嚴 冊于涪據巴西人王志

之偽尚書令馬耽封庫以待王師道福
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行來趣闔縱已出道
福眾亦散乃逃于獠中巴民杜瑾縛送斬
于軍門桓謙弟恬亦入蜀為譙縱寧蜀太守至是
亦斬焉高祖之伐蜀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
舉齡石眾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
名尚輕慮不辦竟諫者甚眾高祖不從乃分大
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
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

為沈叔任戍涪蜀人庾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新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鎮國將軍[illegible]進[illegible]益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改為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為相國右司

馬十四年與西將軍雍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將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爾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相與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執敬先虜斷其水迫衆渴不能戰城陷虜斬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無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宕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illegible]善[illegible]來雖出自將家

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又
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
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
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爲徐州主簿超石收
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書
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
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
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
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

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
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
虜托跋嗣姚興之壻也遣弟黃門郎鵞青冀州
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
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
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
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
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
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

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白毦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竝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

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千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率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

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
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
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
益州刺史父璉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
讀史籍荊州刺史殷仲堪以爲掌遠參軍桓玄
克荊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
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
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

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
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
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
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
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璉爲譙縱
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
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
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
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

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
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
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
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道
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道寸之與季仁俱
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
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
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
月貞照有兼暎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

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
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已撫影窮號泣望西
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
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愆臣
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冤
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
國尠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
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
在昔未蒙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

土以灑涼也公私懷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
肩人任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杖
威靈[illegible]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
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
[illegible]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
卒[illegible]賊庭手斬凶醜以攄[illegible]之[illegible]然後就
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奏玄
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
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蕭

[illegible]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長口累並得俱還
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為輔國將軍尋
加宣城內史戍姑孰為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
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
吏僮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為衛軍司
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為毅將佐而深
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
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戰高祖宥之時遣
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之至蜀必

當以死言固[illegible]
衛將軍脩[illegible]不
山廟中有佳牛
司馬休之以爲諮
議參軍寇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
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
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
本號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
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

時計直二千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illegible]錢三
百萬雜綵千匹時人並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
之代爲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眞已
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眞相失
走將免矣始登一岅岅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
已上岅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
岅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
托跋燾所獲脩之并沒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
山寇道士道士爲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

遷于平城脩之嘗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
爲絕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爲太官令稍
被親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
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爲燾所寵脩之相
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答云
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
之日便應市講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
乃訊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
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

呼自此二不復反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
邊并教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
得還且相申理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
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
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
朝置泥陽富平
泥陽晉武帝太
靈州弘之[illegible]

[illegible]司徒祖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祖一門還
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
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
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為本州主簿舉秀才不
行桓玄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
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兄子彬謀殺
荊州刺史桓石康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
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
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義旗
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為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
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眷
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為襄
州遣弘之討石綏等並斬之除大尉行參軍從
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為建威將軍順陽
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
自武關入偽上洛太守缺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
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
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弘

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
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
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
進爲桂陽公義眞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
馬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
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瓌率衆三萬襲
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大破之殺傷
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瓌
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又義眞東歸佛佛領國

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甲冑氣冠三軍軍
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
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斷西被無遺遐
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
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
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
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
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岨遠屈

彊邊壅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桑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奉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脊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筴後可以憂國情愿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列傳第八

宋書四十八